世廟識餘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大學士嚴嵩在西直，以年老　上特賜腰輿出入禁內，恩數特異，前此未有也，然嵩自是不常乞假休沐，每積歲方一歸邸第，凡直所蜜奏一揭謝，內有家恩賜假，幸逢元日，子孫繼膝捧觴宴樂，皆高厚所庇語，　上覽揭下諭嵩曰，覲卿所奏，似有勸我之意，父子至情，我豈異于人，往歲宮變，蒙上天恩赦，我已世外人矣，故別居西內奉玄修，令其母子自會歡聚耳，嵩驚惶不知所措，召伊子世蕃對諭，世蕃爲覆之曰

古者多男多壽之語，豈惟臣以此祝其君，君亦以此望其臣，故臣揭及之，第陳感激之私耳，實不敢有他心焉。入 上意始解。是時 上不見 二王，外議紛紛臆度，各強為之說，今始知絕無偏主也。世蕃大有口才，其取辨倉卒，以答應君父多似此，嵩顧不及也。

上蓄一猫，在永壽宮，乃山西晉府所獻者，性極馴擾，解人意。 上每幸清馥殿行香，猫護駕至中途，比反，則豫迎之以為常。 上極憐愛之。一日忽斃， 上命以金棺葬之萬歲山下，而薦以齋醮，令諸詞臣撰青詞超度。禮部侍郎袁煒詞中有化獅作龍語， 上亟稱

善煒他詞妙麗奇詭往往多巧思出他詞臣表 上以是寵眷特優自翰林院侍讀不一歲超遷至三品又二歲簡入內閣吳中布衣有王逢年者客煒所雅倩為應酬古文逢年恃才信筆成篇不加點綴偶有屬草大咈煒意揀之逢年遂投一書於門者飄然辭去書云執事以時文發科以玄文拜相安知世有所謂古文者詞極悖慢煒得書大怒擲之地罵曰狂生狂生然竟不深譴也後京師喧傳逢年書以為眞煒之實錄無不捧腹者

大學士嚴嵩妻夫人歐陽氏卒 上諭閣臣曰聞嵩妻

果不起孀夫並八十者不多有示禮臣議郵典後不爲例部覆當視故事從厚、 上然之乃賜諭祭三壇所司分治葬具遣官護送將嵩子世蕃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扶柩還者、嵩乃以情控於 上謂已老耄一日不可無世蕃在側 詔留世蕃侍養令不必守制喪、令嵩孫鵠護仍給驛以行嵩疏謝 上答曰卿宜以國事爲重勉抑哀情以慰朕懷因遣中使至嵩第賜銀幣寶鈔按嵩以妻喪自直所給假出前有事給假者多不滿假限而入而嵩在第既久、 上諭次輔徐階有令人君臣之義反不如夫婦之情等語因

遣暇休沐暇對臣即歸第亦無所樂不如在直竟不肯出　上悅自是意愈屬暇而疎嵩矣

八月朔日食一分五抄例免救護禮部尚書袁煒言臣聞唐一行曰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古之太平日有不食或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其下攝傅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未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變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　皇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日位旺榮陰氣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歡忭　上以為然按煒為

人輕躁不檢，而稍能文章，動以巧言媚上，嘗爲上撰玄極，力揣摩，務得上心而後已，故上急欲柄用之。至是日食數少，爚在禮部，懲吳山之禍，而引唐一行誣妄語，傅會頌德，豈事君以道之義乎。日當食不食，猶可言也，日食未盡，豈謂之瑞應哉。有媿於吳山多矣。

太原知府於惟一，爲巡撫所劾，當調。晉王上疏請留之。上覽之不悅，且訝其雜封啓本以進，下禮部參奏。因降勑戒諭王省改，凡事務遵祖訓以保祿位，毋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官，惟

一在郡絜己任事飭才愛民歲饑設法賑濟所全活以數千計前歲虜入鴈門山西總兵王懷邦率衆避入會城其軍士剽掠于市惟一執而撈之毆其衆于城外及懷邦以失事被劾御史疑惟一問狀惟一諭懷邦罪當死是時山西巡撫孟淮貪穢闒茸三關舊用平陽澤潞民壯防秋淮奏免之盡徵折價及覈入懷邦以是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俱死淮乃諭惟一合奮懷邦罪惟一執之益堅淮大恚乃劾惟一調任

按惟一安慶懷遠人平生悻悻自好其守太原以工部郎出所至政事頗有可觀惟性氣剛狠不能容人

其在太原道遇守巡不肯引避第以蓋掩之而過彼遇覲臨上司如此則何有于一總兵乎史氏疑其所識故阿私少過非實錄也後調廣信乃陰許江西廉使季德甫之短致被劾而去惟一巳犯衆怒亦旋遭黜比居家又陵其有司其子爲怨家所訟幾陷大辟逮惟一死得觧盖其人似有意向善者而不學無術可惜也

巳故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曾孫壽胥奏乞其祖贈官疏下吏部覆言若水學行醇正輿望所歸宜允其請

上怒曰若水偽學亂正昔爲禮部叅劾此奏爲之

浮詞誇譽其以狀對于是尚書歐陽必進等惶恐謝
罪上責其徇情沽譽詔奪必進少保兼太子太保
止以尚書供職右侍郎張永明停俸二月驗封司郎
中降俸二級員外以下各一級惟左侍郎嚴訥在直
不問按若水以講學自負而實於學無所發明第與
王守仁相結納爲僧贊僧狀耳其鄉人言其貪財好
色無所不至武陵貴人與予言其少時爲諸生嘗詣
若水家訪道見若水延動以孌妾數十自隨而算計
鷄豚秋毫不爽以是薄之遂拂衣歸先是南京御史
馮恩論若水爲無用道恩雖得譴戍閱數十年上

終憶其言不悅于若水有司為之請存問請卹典俱拒而不與，貞　聖明哉，而後來當事者不知　先帝之意，而漫徇虛名，隆慶之錫謚濫矣。

命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郭朴回部管事，尋命吏部尚書歐陽必進致仕，改朴為吏部尚書兼官如故，時禮部尚書缺，吏部會推朴及南京禮部尚書李璣堪任，　上用朴而責會推諸臣曰文撰諸臣，又不擅改，茲以朴倒擬何也，具以狀對，必進等謝罪，　上曰文撰諸臣夙夜匪懈，遷轉雖不宜淹滯，常調擅改亦不可也，茲會推諸臣俱不盡心，

然專執在吏正姑不問必進在固勤慎自連轉從有
凡專肆大矣臣體姑與致仕員缺朴即代之諭不勿
辭朴上章陳謝 上褒諭曰卿性資純謹撰奉勅誠
遵命即任朕心嘉悅宜慎評厥職先于守令以副簡
用至意按必進爲嚴嵩內親故引拔太驟然在吏部
不甚狼籍與吳鵬萬鏜相較遠矣後 上漸厭嵩而
先斥必進所謂唇亡而齒寒也

辛亥夜萬壽宮災 上嘗御玉熙宮萬壽宮在西苑本
成祖文皇帝舊宮也自壬寅宮闈之變 上即移
御于此不復居大內是夜火作禁衛皆不及救乘輿

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上乃諭禮部曰朕御　皇
極初宮二十餘禩大變荐恩久安玄事茲荷洪庇益
感眷祐其于十二月朔擇日祭告　郊　廟　社稷
命公溶駙馬趙伯鎰承裕各行禮禮部請詔示天下
百官齋戒修省　上曰此非正朝乃齋修居宮招災
非朕之志也不必詔示修省丁巳工部尚書雷禮言
玉熙宮殿湫隘且地暱近外非可久御萬壽宮係
皇祖受命重地王氣攸鍾偶直災變寔天啓皇上俾
鼎新丕基永延億載之祚宜及時營繕以承明眷上
曰　郊　廟謝罪禮成是日風息氣爽皇天赦憫眷

與當承其重建前殿如舊制餘俟式行仍速備物料以俟工舉按玉熙宮近西華門孔道列屋僅兩層委非天子所當寢處嚴嵩欲因此諷　上遂于大內乃具言三殿初成工料缺乏萬壽宮不宜興復狀　上不悅於是徐階以與禮議令禮上疏趣辦而自以其子太常卿璠督工上以爲忠于是嵩益惶恐亦疏請以其子世蕃同徐璠供事　上不許而外人已覘知　上心獨注於階而嚴氏之禍兆矣

詔罷今年考選庶吉士是時仕路渾濁賄賂公行庶吉士素號清選至是競以賄求貧者稱貸爲資有持券

入貲于司禮監太監黄錫者錫密以聞 上聞而惡

之時閣臣以取定進士五十餘人赴東閣考選方立

陛前聽題忽傳旨報罷雖閣臣亦不知焉按黄錫在

司禮監事 上最久體貌嚴重與閣臣往來第單刺

而閣臣反以雙刺相報錫為人小心謹厚而高猶敬

禮之故其貪賄之迹不聞于上而玆以廢吉士行賂

為言蓋嵩已有釁端而錫遂乘其隙所謂物必先腐

而後蟲入之也

御史鄒應龍劾參大學士嚴嵩子工部侍郎世蕃憑席

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

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群醜蟻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金而得知州夫以私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千萬計則大而卿寺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年交通賊賄爲之關節者不下百餘人而伊子錦衣衛嚴鵠中書羅龍文爲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爲黠狡世蕃委以心腹諸所鬻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彼

一介僕隸其尊大富侈若是則主人何如耶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置良田宅于南京揚州儀真寺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年主之抑勒侵奪怙勢爲害所在怨入骨夫其牟利無厭在于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當何如也猶有異者往歲世蕃遭母喪

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鵠代爲扶櫬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曲宴擁侍姬妾屢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抉其目矣至于鵠本豚兒無知習聞贓穢視祖母喪有同奇貨驕橫道路百計需索其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承奉郡邑爲

空則世蕃威權大盛之所煽嚇也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窮民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掊尅日棘政以賄成官以賂受凡四方小大吏莫不竭民脂膏剝民皮骨外則欲懸彼無厭之求內則欲償已實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人災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稿竿以為人臣凶橫不忠不孝者之戒其父嵩受國恩不思圖報而溺愛惡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斁法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首以謝嵩父子并為言官欺誑者戒疏入上

曰嵩小心忠慎、祗順天時、力贊玄修、壽君壽國、人所
嫉惡既多年矣、却一念縱害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
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仍令馳驛去、有
司歲給祿米一百石資用、逆內有名各犯、錦衣衛逮
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擢、吏禮二部
其擬官以聞、先是　上聞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
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物、懸判吉
凶、　上以爲神、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
對言嵩父子弄權狀、　上由此漸疎嵩、凡軍國大計、
悉諮之大學士徐階、嵩不與聞、階日親幸用事、廷臣

多知之者故應龍奏入遂稱旨尋用吏禮二部議以應龍爲通政司右叅議下世蕃于法司擬罪嵩上疏爲世蕃請罪且求解 上曰朕事上玄丕承恩祐逆邪細醜欺上謗君日甚一日爾力贊二十餘年念此忠勤已加優處何又以兇兒瀆救嵩惶恐不敢復言乃自引治家不嚴之咎請罷重譴 詔如前旨致仕于是法司坐世蕃烟煒術分鴻鵠龍文邊遠各充軍年錮于獄俟世蕃贓完擬罪 詔俱如議特宥鵠爲民 上猶念嵩故也後項治元逮至瘐死錦衣獄鴻業佟俱論克成按嵩先已失寵于 上而猶在直每

緇衲來謁者、出美酒數杯飲之、曰、此　皇上所賜、以優耆老者、徐袁二公不及也、蓋恐言官乘間起而詭爲此以塞人之口、然外議已籍籍騰沸矣、故應龍之疏、必有授者、意之、況有藍道行扶乩辭語先入之能無從乎、若道行者、亦可當于東方朔之譎諫矣、未幾
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乃諭大學士徐階等、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等極言不可、
上曰、卿等既不欲違大義人情、必天下仰奉君命同輔君上闡玄修仙乃可、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鄒應龍俱斬首、嵩知　上意已動、乃密賂

上左右各千萬金令發道行怙寵招權及嬌稱玉
詔諸奸利不法事道行遂得罪死于獄
詔工部侍郎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南京通政
司使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啓常原任
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右
春坊右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少卿管國子監祭
酒事王材俱革職閒住伯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
之婿遷躁進好名色取仁而行違其撫江右時厚欽
以遺嵩父子欲致崇膴汝霖貪肆不檢啓常歷丧
遷光祿爲嵩子世蕃狎客至以粉墨塗面供其歡笑

汝楫先任吏部尚書唐龍之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供出入卧內，交通請託。至是嵩敗，躍等爲刑科給事中趙灼所劾，兩爲吏科給事中沈醇所劾，楫材爲刑科給事中陳瓚所劾，同時罷去。

初嵩專政日久，耄而智昏，又日夕奉上玄修，卒卒無暇，盡委機務于其子世蕃。世蕃狡黠有機智，頗記識往牒。是時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世蕃即援據巳事，參綜陳說，嵩以爲材。每諸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世蕃故兇侈無賴，既竊國柄，遂明目張膽，大啓賄門，凡中外文武吏無論大小遷授，上下一

賄賂入為軒輊。一時狡佞群輩咸朋黨交通為之關節。因而各張騙局于外。諸債帥門吏。群然趨之。擇官選地。猶如探囊。別求慕獲。挺若應緤。趙文華鄢懋卿嘗一奉使撫按以下咸望塵拜于道左。供費脧膏血。鑄貨竭帑藏。遂使紀綱陵夷。廉恥掃地。邊備懈弛。閭閻困敝。夷虜交侵。盜賊蠭起。則嵩縱子為非。任用群小之故也。而當時引繩批根之力。議者咸歸之徐階云。

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法士及秘書。儆南直隸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大任北直隸河南湖

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按是時上春秋高謂神仙世所必有長生可冀而憚言者之口故以御史克使令人不敢反辱也或云先年顧可學嘗使太和聞石門有仙姑能辟穀知未來事密奏　上以付巡按御史谷嶠行取來京仙姑豫知之遂焚其居匿去此舉實欲索之也大任至岳州與其守令傳意仙姑仙姑曰吾本無養生術第不食耳若進我　上前啜數碗飯湯耳御史何以稱旨大任以為然遂捨之仙姑亦智于保身矣

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憲欺横貪淫

十大罪大畧言宗憲本與賊首王直同鄉其所任蔡時宜蔣洲陳可願等皆賊中奸細方直挾倭衆突岑港賊衆無幾而宗憲按兵玩寇資以牲醴蕩廢防檢交質往來乃許直海防之任與爲約誓非 皇上斷以必誅神人之憤安可雪也而宗憲乃自立報功廟于吳山意欲旣滿縱飲長夜坐視江西福建之寇不發一矢徒日取驛遞官軍民前糧餉而斬艾之朘削之帑府積銀如山聚奸如蝟如鄉官呂希周田汝成茅坤輩皆游舌握槧遞爲門客又且宣淫無度納鄉官洪楩之女爲妾通事夷來往徤步徐子明之妻皆

出入督府通宵無忌至如扣剋上供歲造段疋銀兩濫給倡優市販職官剳付軍器官廠私送鄉官調發官軍原籍守宅尤其干紀亂常之甚者也乞皆擯斥疏下吏部請下巡按御史勘報　上特命錦衣衛械繫至京問于是浙直總督缺遂罷不補而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炳然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按倭起東南時人皆以王直爲之發蹤而議以得直首即封侯不吝比宗憲既擒直殺之而書生之論頗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亦可笑矣盖宗憲專倚嚴嵩父子爲與援故厚賂叢其室而

他輔不如也嵩父子旣敗宗憲一喪家狗耳而言者反指宗憲爲直黨非　聖明洞燭宗憲之要領能保全哉三代下以有豪傑無聖賢故規行矩步必不能以集事而使貪使詐或可以樹功此宗憲之大都如此善乎王守仁俯聖賢爲豪傑良知之學安可不講也封伯從祀所由矣

丁丑錦衣衛逮胡宗憲至請　旨處分　上曰宗憲非嵩黨自御史至今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三呈
上玄錫瑞近上玄秘皆致一手字數藏無言伊過近自鄒應龍初亦未專爲國群邪朋害大臣罷斥者不

少既知諸人欺君何俱不早言今日乃言之不已宗憲不自慎致招奏援但王直原本兵議亦獲者五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復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閒住按上之神武不殺多此類非群臣覰覷者所能測也

談相者中書官也帶衛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母喪請假歸竟不葬毋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上恃寵凌衊有司為御史所奏　上怒逮至京師斬之誥　上馭近幸臣其始終得保全者少矣

龔佩者嘉定人也出家之崑山依將廟為道士佩為人顓曾無所知識為鄉里厭賤然黙黙道書能通曉道家

神名。上方恭修玄典。佩來京師。依陶真人薦之。上改名龍中佩。娶有室家。而諸大臣撰青詞者。恃從中佩考問道家出處。俱愛幸之。稍得官太常博士。已上召中佩于西宮。教宮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少卿。一日上在西宮。呼中佩何在。闔有不悅中佩者。譖之曰。中佩只好酒。那肯教習法事也。上怒。遣人偵之。偵者僞報云。中佩已醉。邵員外睃所。工郎月總中佩赴錦衣衛獄。對簿。而併逮邵員外。中佩竟杖死。而邵員外亦奪官。職與邵實無交也。中佩既杖死。其屍暴潞河側。爲群犬爭食之。慘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終

世廟餘識錄卷之二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初大學士徐階以內閣缺人請補。上令廷推之。階以爲未可。至是上問階曰。同官可增。誰堪其任。階曰。知臣莫若君。臣不敢妄對。上曰。君知臣。惟堯舜與我。太祖耳。知之真乃用之當。若昨嵩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此官雖無相名而實有相職。相必君擇。古之正理。廷推固非道。但後世宮生之主。不知人焉。階曰。堯用四凶。後乃加放殛。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後乃以罪誅。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後因其聽

子貪縱而斥遣之皆大聖人之事無損于明 上日卿言四凶惟庸之類非堯 太祖不知臣者由彼不終也堯 太祖為聖帝夫何事不知然且如此後世宮生內長一事不知者安可及其萬一能無悞任耶嵩罪非聽子乃故縱之害國叛民焉使 上自登極以來所用臣惟張孚敬夏言最蒙知遇而兩人之短 聖明能輒洞見其至隱若燭照然惟嵩蒙 上委任殆三十年日在左右而終無一事忤旨後為扶鸞所惑業懲其子而 上猶念嵩忠勤不置古之奸臣未有若嵩之深者也乃最後言嵩罪非聽子乃出

故繼則得其情矣與神堯何異

福建巡撫游震得以　年十月倭寇攻陷興化府狀聞

初賊至先犯邵武　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山等縣殺游擊將軍倪祿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府城下會都督劉顯兵未至賊遂襲入城殺同知奚世亮等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二縣乞亟

命該部計議處兵食浙直總督發兵應援部覆賊以旬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帥府而下職守謂何顧事急之際請姑令戴罪立功其各省援兵請調浙江新募義烏兵一枝以戚繼光統之江西兵一枝

令撫臣自擇良將各星馳應援仍起丁憂叅政譚綸以原官兼按察司僉事統浙兵千二百人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功及廣東南澳為此賊淵藪宜令兩廣提督張臬引兵搗之使賊無所歸以其地丁料屯鹽諸錢穀約二十餘萬留用以佐軍興仍令南京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濟之本部仍備銀十萬兩候緩急督發 上悉命如擬行因奪震得及文武大小諸臣俸許其自效譚綸等依擬用戚繼光劉顯各令奮勇建功以副委任乃誡浙江巡撫趙炳然江西巡撫胡松兩廣提督張臬各協力策應

無分彼此按震得身任福建巡撫見倭陷郡縣敗兵殺將而疏報畧無引罪之言而廣求應援分責他人幸　上不加震怒而姑奪其俸亦幸矣

出原任通政司右叅議胡朝臣于獄發原籍為民初朝臣為工部主事督造皮甲為工匠胃破皮鐵失于覺察後事發　詔逮鎮撫司拷訊坐以侵尅工銀五百四十兩論充永遠軍非其罪也至是繫獄追贓且十餘年朝臣屢上書自直法司乃為白其枉狀而貸之

按故事考選通叅必用正副兩人赴左順門司禮監同吏部選中一人而是時吏書李默欲用其鄉人工

部郎中陳應魁應魁嘗無爲之副者因按朝臣同往朝臣浙人故妙于音律而應魁口復多鄉語比選朝臣高聲大呼而應魁稱百戶爲伯父司禮大咲之竟用朝臣朝臣家故貧無處索賂謝嚴嵩父子謂其白手慴京堂官甚惡之查盤科道因承風旨坐以贓罷

至是嵩敗始得釋

間住按察司僉事趙祖鵬以罪論死祖鵬初爲翰林院編修既而外補尋以考察罷居鄉縱誕不檢與族趙馴有郤馴因詣闕告鵬怨望誹謗幷其他不法事有

旨械繫至京下法司問所告事情行浙江按臣劾報

鵰自獄中上書奏辯謂馴實其家人以負責逋逃仇家因而嫉之妄奏所引東華集中有誹謗語乃永嘉王德所著俛家故竄其名欲以陷臣奏入　上怒復令移鎮詔獄已按臣勘至言祖鵬兄燃子賢造賢達皆怙勢作威暴横鄉曲抑勒平民爲奴或箠之致死祖鵬得宋朝遺牒謂宋魏悼王之裔因脩譜以續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莊曰護陵拱辰復葬亡妾及于宋妃殯之側縱弟鵰冒報軍功事覺被逮輙匿祖鵬所不出又私創八角亭蟒衣玉帶抑奪官民地以拓第宅皆僭侈不道至于作詩怨訕尤非人臣體

因論熙坐死賢造賢達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法司論罪于是法司當祖鵬罪斬詔可仍錮于錦衣衛獄候決按祖鵬癸丑進士爲庶吉士時則以女納都督陸炳爲繼妻其年不相上下時論醜之炳掌錦衣衛有寵于上一時聲勢喧赫而祖鵬更附麗之以招權納賄縉紳益爲之忿恨比炳死而祖鵬奪黜既居家復不能安分而仇訟及之然其人無耻止于暴橫耳而誣其誹謗坐以大辟則刑官媟之已甚也

丁卯虜擁衆自墻子嶺磨刀峪潰墻入犯總督薊遼侍郎楊選以聞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

熊劉漢等速調兵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餘戰
守事宜兵部調列以上又 勑文武大臣分守皇城
京城及重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
城內外 上諭閣臣曰朕東見火光處此去京不遠
諸將何不截殺其令禮部疏議郊祀等禮并示兵部
傳語袁等協力逐勦明日又 諭閣臣曰通灣二地
係糧貨輻輳之處其陵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衞京
師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孫臏及遊擊趙溱等已領
兵赴通州迎敵有 旨胡鎮在通州河東追賊得無
乏食其遣官厚賚軍餉濟之有功朕不靳賞于是部

臣楊博等奏曰　陛下郵諸將至此諸將當益奮激但參將黃演等及孫臏俱與鎮爭先赴鬬宜一體給以作士氣報可俄總督楊選以虜東退聞且自詡追殺功為將士祈賞　上疑之以問大學士徐階階聞賊少退恐詐者而選遂言追殺果一行否階曰賊大營尚在平谷選等果已往通州矣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　上曰然選守正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內士又出只遊戲一場不過庚戌之轍又故事乎茲博等會東所計有甚奇方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威如何以報人害大勦

一塲且聞彼狄夜戰不能或謂何不夜攻然我軍亦不禁豈可取勝哉　皇高祖考歲一巡邊　皇兄亦聖感褒彼乃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慨嘆以語惇惇乃條上戰守十事大意欲將宣大在鎮標遊等兵及保定諸漢達兵盡數徵入分防京城　陵寢及通灣良鄉等處命戶部多貯芻粮于近京郡邑以待師行兵部分發馬價銀于京城各門以備犒賞廣募敢死士擣虜穴牽其內顧仍厚立賞格凡斬虜首一即賞銀五十兩願陞者陞一級斬小頭目首一賞銀二百兩願陞者陞二級斬獲大酋如辛愛把都兒者賞銀五

百兩仍陞三級　詔悉如議行仍榜示中外刑科給事中李瑜言比醜虜匪茹侵犯近圻一時文武諸臣在封疆者則有楊選孫臏徐紳胡鎮在入援者則有江東馬芳姜應熊祝福　皇上綏其封疆失守之罪憫其入援奔赴之勞一則勵以殺賊一則優以犒賞爲諸臣者正宜感激圖報滅此朝食可也即不能然亦當速驅出境以上紓　宵旰之憂今虜駐牧順義三河已八日矣諸臣竟擁兵觀望畏縮不前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夫馬芳畜守京師勢難責之戰矣選紳臏失守地方當効死以償責東應熊福名爲

入援當前驅以犯難今乃坐視胡鎮被圍一卒不援至煩 皇上親降旨遣兵亦何及矣當今君憂臣勞中外戒嚴之日不務一大創虜以靖邊圉猶襲常套俟虜自出豈所宜哉請勑該部嚴諭當事諸臣殫勞竭忠刻期剿賊五日不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則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勵而窮寇可追時孫臏陣亡報未至故瑜所劾之會御史黄洋亦劾墻子嶺提調指揮楊瀛等各失事狀 上大怒勑江東嚴督諸將作速勦逐命錦衣衛逮楊選徐紳幷楊瀛等入京訊治于是逮紳及密雲兵備副使盧鎰分守墻子嶺參將

馬詔延綏遊擊將軍嚴瞻分守通州參將胡燦俱逮
至京獨楊瀛逃未獲有　旨俱送鎮撫司拷訊選紳
部仍加刑嚴究　丁丑兵奏虜遁京師解嚴　詔遣
馬芳姜應熊亟回鎮時入援諸將及督府鎮守官紛
紛報捷　上諭兵部曰茲虜已盡遁將士勦逐有功
宜加恩勞其令江東查入援功胡鎮溫景葵同巡撫
董堯封查本鎮功分別等第來聞于是東上入援兵
前後斬首七十九級以大同總兵姜應熊爲首功自
副總兵麻祿而下分爲四等鎮景葵堯封查上薊鎮
兵前後斬虜首三百九十九級以古北參將郭琥爲

首功自入衛遊擊楊縉而下分為三等東仍叙宣府總兵馬芳原任總兵劉漢護守京陵功鎮等仍叙通州知州張守中平谷縣知縣任彬守城却虜功請悉加叙錄疏俱下兵部議覆今歲薊西之警虜酋辛愛把都訃我兵十月解嚴糾衆突入冀乘不備乃總兵胡鎮迎其初至奮擊于孤山總督江東瞯其惰歸追勦于石匣中間大小接戰不下一二十陣使醜虜帶死扶傷慟哭宵遁誠為二百年未有之功足徵上玄威祐之不顯休命請擇日謝玄併悉錄次文武諸臣之有功者　上曰欣仰荷　上天垂念及諸將戮

力虜遯遠道各官宜加恩賚江東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國子生胡寶郭琨各陞三級楊縉石玉李世倫各二級王孟夏李裕信等二十五人各一級姜應熊于祖職上陞二級馬芳劉漢與麻祿麻錦張承勛各一級仍與參將等官劉國等八人及原任總兵歐陽安參將等官羅恭等二十四人各賞銀有差張守中任彬各陞俸一級仍與袁正等各賞銀十兩有差趙濂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祀之孫臏失事死節聽部臣查處戴罪立功原任總兵王繼祖等令御史勘奏是役也虜形初動諜卒于一月前得

其情知將窺墻子嶺故我厚集兵馬以拒之楊選謂
虜欲由潘家口進乃引銳往赴虜遂乘間自墻子嶺
入時兵部所徵各路兵先後悉至若宣大遼東則
鎮來援分屯灤東西皆相伏不發一矢自虜以二十
一日入境選及巡撫徐紳俱得罪則提標兵徑趨都
城屯東直門外旋回通州遣令標付總兵胡鎮同總
兵孫臏遊擊趙溱等會灤西諸將東行拒虜至二河
虜方圍東諸將傳津等于鄭官屯急攻不克見鎮等
初至營壘未定遂移兵遊擊斷其衆為三臏溱皆死
鎮身被數創會楊縉石汝等兵來援虜乃開西壁縱

鎮州遂大掠叢泉諸縣邑村鎮所殺虜無算宣大總督江東自居庸入援　上特命內外諸鎮人馬提諭使討賊東率大同總兵姜應熊等盤順義不敢進虜輜重既去以精騎殿後徐引而北諸將悉望塵尾之虜至鵓子洞參將郭琥預伏火器待之加以擂木滾水石虜被焚擊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峪磚窯兒等處是時虜猒欲且疲極矣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竟無敢發一矢者賊去則稍取零騎及失道羸弱者報首功蓋中國之精兵健馬十七在是而功止此矣初　上聞虜入甚怒夜東顧見火光謂中外當

事臣欺罔旋以科臣言械繫總督楊選等由是諸臣益懼每日夕率三四報捷侈言功伐冀以移惑視聽上雖厚賞錄宋鎮等而本兵竟不以消乆及之矣

按是時楊博在本兵上初欲以丁汝夔罪處之大學士徐階故知博忠謹令次房忠其失在楊選故極言選當誅以護博博乃得免此事秘密或外人傳疑之說頗聖衷深遠固自不可測也

論薊鎮失事諸臣斬總督楊選于市梟首傳示妻子流徙巡撫徐紳論死繫獄副使盧鎰參將馬詔胡爟遊擊嚴賸俱謫戍邊初錦衣衛具上選等失事狀詔

下法司議罪法司議選紳紹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
設因而失陷城寨者斬鎔等三人坐守邊將帥守備
不設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謫戍邊衛奏入
不報 上尋諭掌錦衣衛事都督朱希孝曰訪出奸
逆勾賊是楊選差人探賊被殺却將通罕之男監內
被引賊入欺天無君卿執付該司仝天壽等刑究以
聞乃改選下于詔獄拷訊選不承勾虜止服杖質通
罕事然已自奏處分希孝錄其詞以上 詔法司以
此駁罪刑部尚書黃光昇遂言通罕結親辛愛原為
境外奸細選乃令其父子輸置監內致通虜謀是選

寇啓之也宜依境外奸細入境探聽事情按引起謀律斬仍請不拘常法即時論斬妻子流二千里以為人臣不忠者戒 上遂命會官處决梟示妻子如擬安置紳仍 詔繫獄部卒已經別調所領不多豈堪拒賊其宥死同膽等發邊衛充軍按先是瘸老虎之樸殺哨卒也選誘執通罕杖而囚之令其父子三人更迭為質至是虜入邊人遂稱為通罕勾虜歸罪于選左右家衞而 者遂以其言聞 上初以虜入慍甚有意即誅選故用以為罪然無意逮其妻子也時光昇在法司專用逢迎上意主于刻削及逮坐選孥戮之

科刑少濫矣至隆慶初始原之
詔降伊王典楧爲庶人押發高墻禁住削除世封典楧自都御史張永明奏發其惡其後御史林潤給事中丘岳相繼言之凡遣科臣及大臣往勘者二得其不法狀 上初猶曲宥之革其祿米三之二令毁其僭越宮殿歸所強奪良家子女悉出撥置群小付有司論法如 旨凡三四下至停河南撫按官俸督趣之典楧迄不奉 詔於是巡撫都御史胡堯臣巡按御史顏鯨會奏伊王兇頑成癖無復人心故縱怙終盡忘臣禮其僭擬 天居希冀非望節經中外諸臣叅

奏亦已甚明至如逼殘民衆炮烙人屍則如陳大壯之幽寃立致滅門骨肉都盡則如聶氏等之慘刻其搶擄良人之妻女則如周氏小補姐等四百餘口強占官民之房則如方城王滿倣等至三千餘間其詐騙民財則如張學記吳江等至三萬餘兩其流毒不止及于士民雖雙流郡主咸寧郡主骨肉之親亦拶勝而破其家其遺殃不特徧于郡縣雖如薄姬祠龍王廟天津古橋東漢諸陵亦毀其遺趾而剪其木是皆傷敗彝倫泯滅天理天討必加國法難宥而 皇上篤念懿親曲赦至四宜痛心改行以答朝廷覆載

再營生成之恩踦蹐以明人臣伏質委命之禮猶懼不足以湔祓前愆遑免後咎顧乃恣肆益甚怙不悛威護衛儀衛餘丁奉　旨華奪乃榜示遠近拘令赴府供役一如其舊七月中有錦衣官校勾當陝西公事道經陽洛郎擁至該府傳呼河南府衛官吏朝服入接隨用黄紙一封捧藏于内竟不開讀衆問何詔郎令府校宣言爾輩若有亂言郎應斬首衆皆錯愕而退王父子大張宴樂酣飲達旦官校歡呼聲震四外故裝疑獨搖惑遠邇又遣軍校張禮等至雲南佑製環鎖皮甲而于該府鳩匠鍛造甲冑六百餘副槍

三千杆鑄行營火炮佛郎機等數百座一日父子戎裝率其宗儀校從控弦持戟千騎前驅出城至河南衛教演場演武竟日剩其大將軍等火器而還此其舉動乖張形迹不軌不可不咸爲之慮且私閹宦侍林奈李賜二百有奇皆冒掛宮袍充溯班行招集亡命周晃薑堂等百有餘輩皆給與職銜被之冠帶阻截伊洛涌津擅立抽分稅廠乃取聖旨敬一字名其循環稅簿近奉嚴旨責取元惡肩連金印等堅執不發其無辜良民非刑幽繫如任世連等猶未釋放先所強奪良家妻女子十二歲以上者七百有餘

盡納府中留其妹麗九十人其餘悉令具金取贖至於一切違式宮室重城五門譙臺東廠悉雄峙如故而乃明肆誑誣謂屋無半分之僭宮無一民之女天可欺乎近日河南各官以　明旨久稽部牒督趣同入見王乃曰無多言此徒克粘窓櫺用耳又曰外城亦何必折毀天生我才當必有用衆皆大駭諸所更正攘奪地土占攙不容原主官業布置群小京城內外達于洛陽以為爪牙耳目朝廷機政不二日即得其始末意嫵恨刃交其胸道路以目地方慄慄王好亂稔奸性成不變包藏窺竊焯有明徵迹涉誹將罪

在不赦惟　陛下亟賜宸斷割恩正法若復遷
延不以時決恐勢漸燎原不可得遏顛隕萬姓為社
稷憂疏入　詔禮部三法司議之僉言王寬蕩滅義
逆背　祖訓　陛下不忍加誅横恩數下而王愈修
玆甚無藩臣禮宜如徽王載埨事例寘諸重典以銷
悖亂之　洩神人之憤疏入　上曰典模久蓄異志
恣行僭擬朕念宗親未正厥辜頑乃負恩稔惡屢抗
明旨私造兵器等項不臣罪狀昭然顯著既經衆論
復實不當重處姑革爵降為庶人禁錮高墻削除世
封以彰罔憲乃命駙馬都尉謝詔告于太廟仍以書

諭各王府知之其撥置以畢論死發遣者一百五十餘人按是時梁數人在上左右故伊王所進以與上語及伊王宮中秘事上業已頷之未發也會河南撫按交奏其不法狀而洛陽士夫素怨王陵轢又爲之慫恿故勘官條覈悉如撫按指其中不無文致之辭然其悖惡怙終雖差亞徽王而罪在不赦則上心已有先入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終

世廟識餘録卷之二十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詔令湖廣荆州府知府徐學謨沔陽州同知阮自髙漢川縣知縣昌應會俱赴部調用初荆州有沙市綰轂要路商民多佔宅其中以居貨物于是景府藩官校以欺　王㳙取為業乃入市徵居民租學謨禁勿予第議每歲以銀二千兩輸之時分封之始索租使者相望于道皆横抾佃農漁户莫利焉本府往往棄業以逃自髙等不能禁　王怒因馳奏奸民抗違皆官吏陰為之主下撫按官提問獄成法司覆勘如撫按

言因有是命按　景王之國溢討庄田無算司農恐爲之爭給惟沙市不在奏中次年　王上疏催給前討庄田宻竄入沙市而司農移文至楚竟莫之省也故學謨執不肯與而僅願輸金二千業奉　今旨無他議矣其明年兩承奉爭權右承奉吳　謂左承奉戚宜取沙市金少是市怨于民而歸怨　王也將業而奪之位故舉　王聽乃有是奏巳下撫按勘學謨執對如初知不可搖動遂以前議覆于法司法司報可沙市得按堵云是時巡按爲徐南金巡按爲唐繼祿南金爲河南按察使時嘗過荊州以天大雪夫

馬逃去因有憾于學謨至是乘景府之際欲甘心焉而繼禄持之堅乃得輕譴是時景王奏上内中欲將學謨等械繫來京問而閣臣徐階請地主事在彼中即付撫按鞫訊足矣故被奏者皆幸免於究校之患内於乎危哉

鎮守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爲禮執左右鞭之顯上疏劾言抗違 明旨以原奉勅書中許其節制知府以下故也 詔降汝言下級

按武臣之束濕於文吏久矣玆以軍興故 朝廷向意將帥而劉顯之勇敢又方倚爲東南保障故其疏

得行而後來絕無此事矣

浙直總督侍郎楊宜駐蘇州嘗行牌有仰都督同知沈希儀會同海防同知任環作速剿賊等語希儀執牌入軍門詰宜曰制以五府加六部上都督官何人可仰乎有一品衙門會同四品衙門之例乎楊語塞而希儀遂劾罷按希儀故廣右名將其調至江南已非其熟路決不肯出手以自損重名而又遇宜等不諳朝體如此安望其收平賊之功也

辛酉熱審法司繫囚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二人戍邊原任給給事中沈束繫錦衣衛獄不與熱審例束妻張

氏乃上疏言臣夫得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八十有九矣衰病侵尋朝不保夕昔臣因夫年長無子爲買一妾未及到京爲夫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繫囚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觀 聖朝仁恩廣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自遺羅戮臣願代夫繫獄聽令 夫送父終年仍又赴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不聽按夫所上書初不甚觸忌諱第請錄用尚文之功以作士氣不虞嚴嵩父子素與尚文有隙而夫之囚繫必有密揭以激 上怒而外臣

不知也故久而不釋而其實爲之乞憐雖終不得回
天而奏辭悽惋令人讀之下淚迨後家 恩東始
出獄隆慶初稍加顯爵而東死矣其亦命也夫
乙卯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或見桃從
空中墮 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
一桃降其夜白兎生二子 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
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群臣上表賀 上以
奇祥三錫 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按此事亦宋天
書之作俑可以爲宮中戲不可以動満朝賀也大宗
伯故有餘愧矣

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仍擇文行俱優年力精壯教職充之罷部臣勿遣時給事中辛自脩御史
羅元禎交章摘發順天科場奸弊冒籍生員章禮等
五人關節監生項元深等三人元深乃禮部主事咸
元佐所薦同里人也于是自脩幷劾元佐給事中
標後言戶部尚書高燿薦屬官主事陳洙爲考官託
其子高堂遂得中式而外簾爲之關節者御史平縣
丞高爍燿之親弟也蹤跡顯然人所共知宜俱論如
律以振綱紀䟽下禮部查議獨黜冒籍陳道箴呂祖
望回籍克附禮等各行原籍勘實堂元深等以覆試

文可俱准中式。燿元佐朱俱不坐。燦以始不引嫌調外任。是歲兩京初用進士為分考官。皆就近選用人得預擬故浮議殊多。而南京部臣至與主考列坐爭辛不協。于是禮部覆以初議不便。白 上罷之。仍行提學御史徐爌通查在京胄監生員。斥遣有差。按鄉試考官。 祖制以教官為之。後議者以教官係舉人。其目力不可恃。而議用進士。或取之郎署。或取之推知。而發謗尤甚。如癸酉南場用近地推官。其入而各房為之擾亂橫行。其所私則非賄賂而舉 朝廷之公器幾如弈矣。天下有治人無治法。當事者不能用人

而斤斤於立法抑末矣。

刑科右給事中張岳言比來聖政一新士風丕變然多習於脂韋詭隨無誠心為上為民者因陳所宜六事其一辨誠偽以端士習令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為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名功橫于胸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拜涎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濡足司錢穀則冀秩著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喧赫居臺諫則羨卿貳之崇高以為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濟其欲而濟其私然後剿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濟相

譽初學之士靡然從之一入蒲團皆宛然有聖人面貌且洋洋獨喜自負曰吾得爲會中人物矣匪不暇論其立心制行何如也即與會之皆言語色笑變態多端或覘喜怒于上官定進止之秘訣或騰毀譽于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爲堅白異同之談各執巳私曉曉不相下一有爵位捐擧巧言雄辯者於言其間衆皆唯唯而莫敢發豈天爵之論以人爵而後定乎今群工百執事各有司存既非與贊于師弟又非結契于朋儕豈宜群萃雜處什五成群以惑衆聽善乎宋儒之言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

戶以爲欲塞其門拒其戶在國家于用舍之間慎之而已按是時大學士徐階柄政當嚴氏穢濁之後故特開講學門戶以導清流之嚮往耳宋蘇軾有言昔之君子以荆爲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世之向往何常之有惟視當事者之指揮以爲進止耳嚴氏嗜利則以利媚徐氏嗜學則以學媚以學媚者安知非即以利媚者乎岳疏講學之弊其論頗正而要領處尚噤而不發蓋恐觸時忌也然岳不久亦外補矣

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臣等已將存留官員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然猶慮雜流冗職尚有

遺良也乃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夫　朝廷懸爵以勵臣工卽待之以優猶有自處于薄者若夫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于進步之有限或自懈於作興之無由則其苟且隨墮無足過責而乃有卓然志向克自樹立非豪傑不能也夫非常之士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我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隸而歷布政使如王興宗者臣今亦欲稍倣此意將考薦瞻然無疵歷歷可證者問請超擢一二不爲常例如此則　皇上之斥幽也觀典之外又施于不測而人人

既懷殖業之心其陟明也循資之外又加于非常而在在咸奮廉勤之志於清時盛治裨益不小從之據訥此跡即稱進賢盛舉而實未諳於世道汙隆之故徒爲奸人開騙窃耳蓋人當草昧之時新脫于兵刃備試險阻自思洗滌故真才輩出 祖宗得逸格而用之遠承平既久醖蒸滋深雖風氣日開而贗僞百出欲來非常之士如馮堅王興宗其人安可得耶 謝當摧山東一典史爲知縣當典史時爲巡按御史扶輿出袖中餅啖于其側御史惡其褻將杖之典史曰吾在外恐取民食故自匿其餅充饑耳御史大喜因

薦爲卓異始蒙殊擢後以知縣犯贓爲都御史朱衡斥去之乃知前此誑御史而吏部徇名遂爲所欺也凡司詮者只宜徇法秉公黜陟權衡而賢不肖自無遁情矣若近日清臣之舉亦滋是之論　使一人淸則衆人皆濁矣又何以處之哉

大學士徐階請補閣臣　上曰今只以直贊衙者代用此官宜三四員　成祖之制有爲者尚專政三十年我常爲彼公誠却不識其欺君肆狂而畏惡之逆物可怒階對制臣地親任重自來每用三四員本不欲權有所專先臣專每事相商確亦無敢專者自夏言

纂戾爲後繼之始專權獨斷令　皇上有意復　祖
制乃攬權綱收政柄之要務臣謂此官不但宜多其
員數須擇廉靜平實長謹者而用之方可望其不專
肆至于居首一員臣見在前常不時有乞休之疏
列聖欲留則留之欲去則准之故彼不得擅其位以
爲已物而恩威常在于上此事亦須復也　上曰汝
謂此事須復在汝身家爲美爲是而爲國爲君恐背
義焉煒病難望衙今但得二員同汝輔政亦足矣亦
成祖之初制也按前此輔臣多不得善終而夏嚴
之禍尤其慘烈者故嵩對　上語如是而疏後申之

以乞休之說蓋預為己脫身地而　上洞見其情故證之以為國為君之大義　聖意淵矣乃暗柄攻之日榜其座曰以威福歸朝廷以事權還六部以公論付臺諫威福公論二語他輔臣或能言惟事權久在閣下即縉紳亦不知原為六部職掌況輔臣欲佔之以成其私者乎所謂還之一字惟階了然于心故世廟不疑及受顯命翊戴　穆宗後雖為高拱黨攻去將置之叵測而人心固結有石工不忍刻元祐碑意乃得始終保全功名不損有以也

辛酉御史林潤逮嚴世蕃羅龍文至京仍疏列世蕃居

鄉吝僣濫虐諸不法狀甚具　詔下法司訊狀刑部
尚書黃光昇等乃總挈潤前後奏詞成獄讞之言世
蕃負性悖逆橫恣不道生死　朝廷之威刑乃敢假
之以恐喝于外爵賞　國家之名器乃敢竊之以斂
貨于己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
致饋名曰問安凡勘報功罪以及修築城墉必先科
扯銀兩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命曰買
命每遇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輒徧索重賄擇地
揀官巨細不遺名曰講斂及已陞官履任即搜索庫
藏剝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乃

部解發各邊銀兩大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還送以致士風大壞邊事日非帑藏空虛閭閻凋瘁貽國家禍害迄今數歲未復曩年逆賊王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舅遂行十萬金世蕃所擬為受官內藩與狹陰冀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為護持向非 聖神威斷或從或誅雷霆不測幾致縱賊殃民貽憂 宗社江西南昌倉場一省積貯所繫世蕃惑于醫官彭孔邪謀謂其地乘王氣遂拆毀廠厫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區規制擬于王者又以撫州財數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遊式

第宅縱家奴嚴佟在彼管業侵占民産網奪商利諸所專擅僭越淫佚凶恐之事擢髮難數　陛下曲赦其死謫充雷州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怏懷怨安居分宜足跡一不至戍所龍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與譏言詛呪搆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以治宅爲名陰延諳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令報仇殺人擁制衆口至于畜養奸人細作無慮百數出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集王直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遺

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南北響應世蕃子紹庭以帶俸錦衣在京爲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詗伺其父嚴嵩溺愛茂法留世蕃原籍乃敢崇飾僞辭奏祈釋戍欺罔不忠莫此爲甚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觖望誹 上尤爲不道龍文俱比擬子罵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贓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没入官揚州第宅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閒强占民間田產給還原主其子姪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盡當削奪逆徒彭孔等侵匿科索等贓及朋謀亡叛等情與其豪

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隂養俠客覇奪人妻女房屋
田土等事宜悉下江西撫按官覆題重究獄上、上
曰此逆情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飾說一過何以示
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
以實聞于是光昇等復勘實其交通倭虜潛謀叛逆
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天下之
忿得 旨既會問實世蕃龍文即時處斬所盗用官
銀財貨家產各令按臣嚴拘二犯親丁盡數追没入
官毋令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行捕治嚴嵩畏
子欺君大負 恩眷并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

為民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䟽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姑不問已而江西按臣勘鞫彭孔及嚴氏家奴得其弊匿奸盜推埋殺人及奪民田地子女侵匿嚴氏工料等銀罪狀論孔等六人坐死繫獄其奴嚴洪壽等二十七人遣配有差按世蕃一究閹豎子耳其溺亂朝政本其父嵩得政日久　上末年深居　西內崇事玄脩不復與外庭相接故得掩蔽聰明盜弄威福乃至罄國帑竭民膏而不足濟其溪壑塞公道悖天常而無所用其忌憚即其罪狀宜作奸黨之條豈謂無可殺哉乃迺潤䟽指為逆謀法

司擬以謀叛悉非正法也比籍没報至嚴氏之財貲已性稍散逸按臣奉詔徵之急不能如數乃聽孔等指攀于是株蔓及無辜一省騷然矣又按羅龍文雖稍素儉狡與嚴氏交通未久止以誘致王直為胡宗憲祈曬因薦之嚴氏其人善鑒骨董世蕃倚之以辨四方所獻圖畫等物而其禍亦以當事者怒宗憲之故非專為嚴氏誅其黨也又聞林潤巡撫江南駐蘇州使院日日每見世蕃索命而潤亦尋死豈以所坐不得其平猶能為厲乎

辛酉湖廣黃岡縣奸民胡大順實緣陶仲文獲供事靈

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　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仍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太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玄玉隨其妖人何廷玉齎之以入京因道錄司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㦛之藍田玉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淮法秘授官與羅萬象同以扶鸞術侍　上西內因交驩樞時　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大順意附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藥進　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

柢扶箕者如何不來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為

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　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我問妄將他喚至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攖宮或有所使然者今大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觀亥自傳喚即可類推至于扶箕者中外通同間有准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宮攖已久恐非彼所由致且不能必其用後宮攖果息及不敢保其不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去之以法治之為正也　上

悟乃報曰藍田玉無理之木去冬輙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咨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惜對水銀不可食詐傳　聖旨罪惡尤重若置之不問往後群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惡乞　聖明速斷以消隱禍　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田玉萬𡘜等問狀不知其奸由楹也比錦衣衛具上獄詞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　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機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乞　聖明斷而行之　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楹具咨

疏匿毀櫺中伺間詐　上前為大順等申解　上大
怒付司禮監拷訊具得與田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
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玄玉俱論斬錮于獄極寒斃獄
中部臣請驗而瘞之　上以逆囚當戮之市于是怒
該司官吏不如法奏請致得自斃責令狀對于是刑
部尚書黃光昇等率其屬引罪　詔奪郎中方良曙
俸二月該吏論如律按是時有前朝後朝之說前朝
所進者公卿也其他方士雜流有所陳瀆則從後朝
進前朝官不得預聞故胡大順事無人摘發賴　上
晚年大悟神仙之說為罔而輔臣皆以大順奸欺奏

上始得正法大快人意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巡按江西御史成守節上籍沒嚴世蕃江西家産數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鑲瑇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鑲玉珠帶絛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鑲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六百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珎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若珎珠寶石幷諸玩好異物不可勝計

受寄之家及諸嘗與嚴氏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餘兩疏入詔戶部會同都察院擬議上請已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銀兩宜送太倉遵照　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　旨取進金寶等件進内庫所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房屋或宜留或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處受寄之家如原任大理寺卿萬寀副使袁應樞通判章澤經歷熊褱同知趙濂等朋比為奸俱宜革去冠帶行巡按御史追贓借貸者盡數追解至于嚴氏父子憸邪濟惡今世蕃雖正典刑而嵩尚為逆本惟　聖明裁斷上　曰嵩

已處置矣萬寀等依擬田地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留與巡撫及南贛軍門作兵餉遞來有司變賣田產往往徇情作獎所得價值不及十之三其令具籍送戶兵二部稽考餘俱允行按嵩父子擅執朝權賣官鬻爵自吳鵬為吏部尚書後益侈其富而所積遂致二百餘萬金寶珠玉尚不在是數疑國朝輔臣其貲產未有過之者顧其父子勞神搜括殫竭一生之力而卒乃歸之 朝廷則何益之有天道冥冥默為轉移大率類此

戶科給事中周𦱟岳奏今國計日詘咎在戶部尚書高

燿經畫無策專事營私所受鮮戶商人金錢動以數千計宜亟賜罷以清弊源兵科右給事中馮成能亦劾燿貪黷欺玩脂膏苟悅不勝重任且言周司徒掌天下之錢穀即今戶部尚書地要責繁豈宜以匪人居之御史張振之復疏其大罪四俱下吏部議覆言燿性頗寬緩馭下稍疏三臣風聞之言未必無據若司徒掌建邦五典本非錢穀之官成能疏中乃誤引及之非也奏入 上手批其牘曰高燿無聞過差先亦無言止因奉 旨覓香買石畧加恩奬遂見嫉忌諸臣所奏固言者常職然不無謗 上日未聞求賢

急于寶貨不知燿所收買本合用常用之物豈有王
侯不得僭用者今之戶部即周官之司農所學何業
其令燿視事如故按燿直隸清苑人無他才能其為
戶書值潘潢方純見疏之後又以內豎皆其戚為故
得與授籍買香石以守　上心是以屢經論列於不
可動然言官誤以古之司徒當今之戶部非　聖明
指出則不學之過亦可醜矣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昔我諭嵩假一習武彼曰佳兵不
祥言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不小茲不次擬北情博
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寧過勞于先勝俟定成功于後

何如階對保邊固圉莫急于預防嵩首妄引佳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　諭其見謬矣今北虜強悍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防之以預庶無大失傳自知利害切身不敢不預防也且今兵部之任甚難措理邊事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調遣人馬必由錢粮而戶部則每稱缺乏旁人則動議多責其能自主張者數將官而已將官又無權近奉　明旨重將權而文官黨結不奉　詔然則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

聖明爲之一處行也　上報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也

不尋不挫，公同為國足矣。且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豈能勝人。卿謂一處之其何為處之之法焉。皆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令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于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即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盡成圈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于星火，而關支錢粮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于地方為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參遊為領勑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號拜稱呼，咸卑屈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逾于聖　鑒，無多出類，然使

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薾若此尚可責于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為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　天語叮嚀令各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按階是言蓋深病文臣意氣太盛武臣見陵率萎薾不肯出力故對

上有重將權之說老成謀國自是有超世俗之見頃年總兵帶都督銜者一不悅於巡撫則動劾以提問而當事者輙軒巡撫而輕總兵若總兵不聽勘而

可徑行提問則他時巡撫有論反之者亦便當因首對簿耶乃進士知縣犯贓此一知府可以提問之萬曆以來頗亦有擬 旨聽勘者傷 國體甚矣

先是浙直總制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為言官所劾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為內援中書自擬旨以爲世蕃會世蕃被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既伏誅巡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同上疏獻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嘗藉龍文為內援相與諂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 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横鄉里

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
以僥免恐後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
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所嚮
使六一得亡南走倭臣恐江南之事有大可慮者疏
下都察院參覆得 旨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
革宗憲子錦衣衛千戶松奇職為民六一下撫按緝
捕已而宗憲疏辯歷敘平賊功并斷年獻瑞家 恩
以致言官忌嫉且許汝正私受所屬賕 上心憐之
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互訐事情行
巡按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死于獄 詔免勘

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內大將未有立功于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心恨之因併擠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乃有是疏欲加之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藉令 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不保矣江南人心慾忿何極乃卒降 旨以宗憲所訐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爲之調停姑行巡按操江勘報實當事者援意爲汝正解嘲也又聞宗憲方就逮而徽州知府何東序即封錮其宅以俟籍沒及宗憲死竟蒙免勘之恩 天子 神聖果群臣莫及也

削原任御史黃廷聘職閒住。廷聘自浙江巡按代歸，道出衡山，不禮于知縣陳安。安怒，發其行裝，得所携金銀貨物。廷聘惶恐遜謝，乃復還之。事聞，左都御史張永明劾其骫法黷貨，大壞憲體，遂坐斥。按陳安故湘潭令，非衡山也，國史偶誤記之耳。廷聘永州祁陽人，去湘潭不遠，其經行時，安遣吏迎之。廷聘惡安不出城，遂杖其吏。安怒，斥左右發其篋，得金銀絲髻與金銀罌各數百件，他物稱是。廷聘不得行，浼鄉宦副使唐汝扡等為之解，始釋去。已事聞都察院，故黍斥之，然亦輕處矣。楚中鄉官見任者，以不禮有司為常事。

安江西人性剛決故獨能與御史抗如此

乙巳巡按山西御史張槚言往者嚴嵩與其逆子世蕃奸惡相濟頃 皇上納言官鄒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王宗茂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以勵直臣疏入 上大怒命錦衣衛逮繫槚至京問按嚴嵩既敗往時論嵩者自應不次錄用乃張槚一言而擬禍何也蓋嵩事 上乆其彌縫掩護最巧故逆子見誅而念嵩無已非直惡僞沽直市恩也

戶部雲南司主事海瑞言人君尊居九重而能周知民瘼者無他其道在使臣工能盡言而已人臣務爲容悅使實禍不聞固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危明主憂治世蓋亦眩瞀名實非通論也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披肝膽爲 陛下言昔之漢賈誼陳政事于文帝曰進言者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以慈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

所不能槩以致治安頌之諛也。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絶人，可為堯舜禹湯文武。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勉其寛仁之性，節用愛人，一時天下未可盡以治安予之，而貫朽粟陳，民生康阜，三代下稱賢君焉。陛下則精鋭未久，妄念牽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脂膏，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廢矣。數年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

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于夫婦天下吏貪將弱
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邇者
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爲然嚴嵩
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也
不及漢文帝甚遠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內外
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衮職有闕惟仲
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格非而歸之正也諸臣
責也乃醮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
則工部極力經營覓香寶則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
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 陛下一正焉諛之甚也

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没本心以歌
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
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内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
以尊　陛下之家而固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心
之惑也過于苛斷是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　陛下
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恩得一官多以欺敗
臟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
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為賤薄臣
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巳私或失詳審或
撓亂政體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

意臣言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為是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
陷　陛下于誤終身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臣請
再為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
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
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漢唐宋方外士有存至今
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
之仲文則既死矣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宋
真宗獲天書于乾祐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
也桃藥得微天書類與此左右奸人闡　陛下妄念

而肆其侮弄也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未必爲道也即近事觀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官守道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九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日籍没嚴嵩百官有惕心焉無用于積賄求選稍自洗滌矣然皆樂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其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而已求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使　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　陛下欲諸臣效忠付以爲明聽之責又

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是使股肱耳目不爲視聽
持行用也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
尤天下之不安不治内之翻然悔悟日視朝政與宰
輔九卿侍從言官講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
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
年阿君之恥置身于皐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
俞吁咈内之宦官宫妾外之光祿厨役錦衣恩廕諸
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内倉内庫下
之户工部光祿寺諸廠藏段絹粮料珠寶器用木材
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

有為　陛下言者在　陛下亦節省閒耳官有職掌今日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為是久矣其若教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薦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散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為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久之業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在　陛下一振作閒而已矣夫一節省一振作非有所勞于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率肅清

于其間、　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耳矣此恭己無爲之道也民物熙洽熏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　陛下性分中有眞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不此之務而區區于服食超舉之說散爵祿竭精神懸思鑿想庶幾一遇之其可得乎此理之必無也乃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無有肯爲　陛下一開陳之者是以　陛下不得知而改臣竊恨焉用敢昧死爲　陛下一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之　上初覽之甚怒抵其章于地已復取置　御案日再三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數月餘

會　上有疾煩懣㦬下詔曰瑞訾主毀君不臣悖道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主使及同商者以聞已而該衛讞上獄詞法司擬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按嘉靖以來批鱗之疏多矣未有如瑞之言讜而意忠者往時言官疏未輒露搖尾乞憐語故　上謂其以君賣直其怒有加而瑞直比　上為道君無一言忌諱且了不乞哀而又一鄉科部臣非融顯者比故終不殺之隆慶初始得宥出而當事者舉擢為江南巡撫乃任意為之民不堪其紛擾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本三等人若瑞第

可嘗辭爵祿蹈白刃者而濾使之均天下國家枉其材而用之矣虞其瞻之地樹鴻漸之儀是瑞之所僾為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終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凡各衙門官考滿過都察院者自翰林講讀史官外率報名行庭參禮後吏部郎中憑籍事權往往不遵規約自郎中張濂廢報名禮及郎中陸光祖又廢庭參禮都察院都御史張永明積不能平乃揭示司務廳申明舊規未幾郎中胡汝桂以考滿至院恣縱如故于是永明備列儀節奏聞上爲詔諸司遵守至是郎中羅良當考滿乃詣永明舍約免報名庭參乃過院否即止不來永明上疏言見堂儀禮行之百餘年

非臣等所能損益況各官以考滿至吏部雖卿貳大臣與堂官相見後即詣四司門揖司官輒南面答禮不少遜夫卿貳俛首于司屬而司屬不肯折腰于都院于是司属之禮貌隆于大臣而部院異體也良輕蔑無狀當罷其九卿詣司屬門揖亦非禮與當改正良亦上疏辨 上不直良詔奪俸二月而令禮部會同禮科詳議部院謁見禮儀以聞于是禮部尚書高儀等覆奏憲臺職司綱紀其威儀體貌係百寮具瞻不當因人隆殺選郎雖居要路然品秩班行亦六曹儔侶豈宜獨示擾崇祇緣事權所在莫敢誰何故節

年禮儀遞相引重甚至大臣仰揖司官訛以傳訛非所以一體統而崇遜讓也永明錄是自今考滿官見都察院一一如見部禮以杜紛爭其九卿翰林等官由吏部後門者自今亦毋得逾揖四司報可按六曹原無軒輊如俸糧則屬戶部朝儀則屬禮部新皂則屬兵部刑辟則屬刑部修理則屬工部其體統職掌何嘗不相關涉而世以官爵為重于是吏曹郎之權日見烜赫而五曹唯唯甘拜下風矣昔有禮書問一司官與吏曹郎相接之禮司官言老先生與吏書作何相接禮書遂默然蓋自高儀一正部院見堂之禮各

衙門體統森然，無復往時相陵之弊矣，老成典刑，其不可無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陳讓守制家居，會家人與衛卒相毆，讓出解之，爲亂挺所傷，卧病月餘卒。時都御史汪道昆巡撫福建，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聞之，因劾道昆先任監軍副使，以酷刑激變，又素行貪污不檢，衆心不附，故雖以撫臣之威，不行于士卒，益養成桀悍之氣，白晝大都之中，賊虐近臣，恬不爲怪，請亟罷道昆，然後按治諸驕卒以法。上從部議，罷道昆回籍聽調，而令福建巡按御史陳萬言捕惡把總曹一驥等，萬言以

屬監軍副使金浻浻恐生變乃白萬言待一驥護客兵歸日捕之一驥乘間脫身父之不獲萬言以聞浙坐奪俸一月按是時因南京振武營之變朝議務在姑息故各處悍兵有所恃而益肆而福建以堂堂會省中白日殺一近臣罪固在巡撫即當屬巡撫討罪庶可宣威而存體今乃先罷巡撫以長戎心而後來處驕軍之例往往倣是行之非計矣

謫原任大理寺卿萬寀充邊衛軍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右侍郎鄢懋卿于巡按御史逮問寀等皆嚴嵩父子親黨依憑權勢恣爲奸利自

封殖者是時籍没嵩産所得銀不充二百萬數　詔
旨嚴急官司乃指爲嵩寀等寄頓侵匿各追銀一二萬應樞又有怨家告其發塚事遂皆得罪按嵩寀典銓爲嵩父子鬻爵而已乾没其間所得殊不貲巡鹽都御史故非　祖制而嵩父子欲以厚鄢懋卿特設此官而勑之甚重故懋卿乘勢貪横行部以家眷自隨則有司起女役舁輿左右驕僭無比生同安樂而死同患難追贓編戍宜矣袁應樞故嵩壻也以一歲貢而位致臬憲德薄而位尊能無及乎

壬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以疾乞休許之令馳驛

歸永明淸謹自持在中臺頗以振飭紀綱爲任是時文選郎中胡汝桂都給事中胡應嘉等鼓黨與于擅朝政公卿多畏避之永明不爲撓遂爲其黨魏時亮所醜詆竟不安于位而去公論惜之按是時永明爭部院見堂之禮選郎羅良見詘而其黨遂群起而攻之雖以徐階當國而不能挽其去可謂介于石不終日者矣其後時亮以內考謫官蓋僨永明之無故見罷也而萬曆中舉朝無知前事者特起時亮官至尚書

戶部司務何以尚疏請寬宥建言主事海瑞　上覽其

疏大怒詔錦衣衛杖之百下鎮撫司獄晝夜用刑禁錮不許罔上行私因命出給事中沈束于獄發爲民按以尚揣知　上無重罪海瑞意故欲沽之以爲名疏中所言謬悠踈誕無可採者又自叙奉命購買龍涎香以供　上敬事玄修之用令已得四十兩云云是又欲以詭道希合爲自解之地惟　上聖明深燭其奸故重譴之如此

上復不豫初諭輔臣徐階曰亥分詣萬法壇陰雨之冒子分吐白沫清水有三盂因畏寒卯又雨不止覺困悶卧齋矣階封謂元氣未復不因勞動之故越數日

復諭階曰君元氣得全甚幸若不得還舊日之者必須人乳之類緩步進藥得一二親密得力之人方可望復些少今一已仰 天恩祐焉自是 上疾彌篤訖于大漸 宸札不復出矣按 上性英果其恩威雖不測皆非無因而發者當寢疾之際海瑞雖激其怒而猶念其忠若何以尚則無上事而起矣徒撓亂人耳何補于事而益 上之不豫乎臣子進言當相時而動可也

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論劾大學士高拱不忠二事

一言拱拜命之初輒以直廬為狹隘移其家屬于四

安門外賫夜潛歸殊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　皇上
近稍遠和大小臣工莫不籲天祈祐冀獲康寧而拱
乃私運直廬器用于外似此舉動臣不知為何心拱
踈辯曰臣家　皇上隆恩進閣入直賜以直房前後
四重為楹十有六前此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
得之方自榮幸以為奇遇今乃為臣嫌其狹隘豈人
情乎緣臣家貧無子又鮮徒僕乃移家就近便取衣
食為久侍　皇上之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私出
皇上試一問禁中內臣官校其有無灼然可知矣在
直諸臣每遇紫皇殿展禮必携所用器物而去旋即

移回相率以爲故事而科臣又借此誣臣移之出外尤爲不根今臣日用常物咸在直房　陛下試一賜驗其有無又可睹矣應嘉前此本無怨于臣每見丞稱臣爲大才近因臣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罷應嘉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夫臣才德淺薄不堪重任若即以不堪論宜也而以爲攻之不力則去之不果遂爾汙衊不遺餘力本忌臣之入直而乃以謂之出直昔則稱爲大才而今則論爲非才情態反覆如此惟　皇上裁察有　旨令供職如故拔應嘉傾危之士時　上體久不豫而拱本裕邸講官應嘉畏

其將見兩用故極力攻之疏入會　上病未省不然禍且不測拱自入直贊玄與大學士徐階意頗相左應嘉又階同鄉拱以是疑階謂應嘉有所承望兩人隙釁愈深互相排根小人交構其間幾至黨禍實應嘉一疏啓之而以後其黨攻之者愈衆惜徐階當國出　旨無一言止之而拱遂去矣隆慶初拱再起入閣而應嘉聞之竟破膽而死

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王用賓以疾乞致仕許之令馳驛歸按用賓故以參吏部尚書李默罪稍輕失　上意未發也會用賓患腰疽臥病數

月其婁忽一夕夢與用賓登巨艦上懸洪武殺額傍竪吏部尚書扁牓而語用賓用賓解之曰洪武殺南京之祥也吾得夫南徙乎已疾愈詣迎和門叩頭謝弱不能起兩吏以手挽翼之起中使聞之 上乃有南吏部之改而用賓亦竟終于此官有開必先此定數也夫用賓之不欲重李默罪此亦仁者之勇歿後竟不得一謚蓋新用事者未聞先朝舊事也

上疾甚還大內午時崩于乾清宮是日輔臣徐階等啓請 裕王入主喪事 王舉哀具黑翼善冠青布袍黑角帶由東安門步入至乾清宮釋冠服披髮詣御

榻前叩頭哭畢至喪次命各門內外官員謹宿衛發喪作梓宮明日小殮　頒遺詔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　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久長　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　列聖之家法近承　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　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祀日舉土木歲興　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圖改正而遽嬰疢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　裕王　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

祖訓下順群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一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即祭用素饌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郡王藩屏為重不可輒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于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俱免進香 郊社等禮及朕祔葬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各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

蕪善爲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爲忠尚體至懷用欽承命詔告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大殮　上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十葬　上尊謚爲欽天履道英毅神聖文宣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　世宗葬永陵按遺詔出大學士徐階所草意欲繩勉嗣皇語極詳切一時人心無不聳動而或謂階事　世廟最久其神仙土木之好縱不能匡弼於生前而歿後亦宜有分痛之意入直撰文之謂何而詔詞鋪叙太煩似于暴君之短故高拱乘之給事中張齊螫之而階遂不能安其位矣至於方士王金以嘗進仙酒謂　上由

此致疾而處以極刑高拱曰先帝本以正終天下誰不知之而今殺王金是以傳疑示後世因出王金於死是舉雖拱與階忤而故以此相激乃所執視階則近正矣拱聰明絕世平生著有春秋本旨與四書問辨錄析盡胡安國朱紫陽之短後世講學先生不能道其一語而在事之日亦能遏杜苞苴若肯平心易氣調停佐遺之體亦近時之賢輔也柰何淺衷狹量偏信門生專修報復以一首輔而又攝冢宰期于必快已意而 穆廟彌留之際先欲懲處中官已失兩宮之意而張居正遂乘機去之亦其自掇于禍

也後王大臣之變中官將藉手以殺拱、拱岌乎殆矣、而居正卒極力救之、始得善終牖下、臨終以中風遽口不能言、第與相知者訣、持其手書一淡字而歿、亦任達人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終